看文化
文史 博談 命理 健康
看中國 VISION TIMES
www.kanzhongguo.com www.visiontimes.com
華府版 第1072期 C版 2026年9月11日～9月17日



故國神遊 青史長歌 寇準 10

天書往事若雲煙

文｜宋紫鳳

景德三年（公元1006年）是寇準一生的轉折點，亦是真宗一朝的轉折點。這年的二月，寇準被罷相離京，從他人生的高光時刻中走了出來，走向不確定的未來。

上接第1066期

寇準

字平仲，華州下邽人，北宋名相。

1008

宋真宗封泰山，寇準隨行，後調往大名府知天雄軍。

1014

寇準接到調令，留守東京。六月時，寇準被任命為樞密使、同平章事，回到朝廷權力中心。

而真宗朝也隨之開啟了新篇章。不過這個新篇章不是走向輝煌盛世的新篇章，而是香煙繚繞頗具神祕色彩的新篇章，這就是貫穿真宗朝下半場的封泰山、祀汾陰等一系列活動，史稱「東封西祀」，也叫「天書封祀」。那麼宋真宗為甚麼要「東封西祀」呢？這個話還得從寇準被罷相時說起。

當年因王欽若進讒言，將「澶淵之盟」比作「城下之盟」，把寇準力主親征說成是拿真宗皇帝當賭注，孤注一擲。這些話成了宋真宗的心頭刺，不僅讓他對寇準心生不滿，更糟糕的是他對「澶淵之盟」的政治效應、對宋遼關係的未來走向，都產生了懷疑。

本來「澶淵之盟」是北宋在有著絕對軍事優勢的前提下的一次結盟，至少在宋真宗的心理上，這種結盟是以北宋為主導的、是以北宋為宗主地位的，而這種性質的結盟，也必然會帶來相對穩定的雙邊關係。但王欽若的話讓宋真宗產生了不確定。他不知道天下人如何看待大宋、如何看待「澶淵之盟」、如何看待他這位大宋天子？就在宋真宗糾結於如何在契丹人面前、在天下人面前，確立和彰顯北宋毋庸置疑的上邦大國的地位時，王欽若想出一個任誰也想不到的主意——「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、誇示外國」。

所謂「封禪」，是帝王時代祭祀天地級別最高、最為隆重的大典。「封禪」的意義就在於天子受命於天，代天理政，功業有成、天下大治，於是要向天地告功，這是對天地神明的感恩，也是祈求得到上天的護佑。王欽若認為，宋真宗也來一次「封禪」，就可以誇示戎狄、鎮服遼國了。

王欽若在歷史定位中可以被劃為奸佞一類，但是他所謂「封禪可以鎮服四海、誇示外國」的邏輯，在當時的環境下卻是說得通的。那時無論是中原王朝，還是周邊異族政權，人們普遍相信天命。一個政權最根本的合法性依據就是天命所歸，而「封禪」的意義之一就是天子受命於天。舉行「封禪」，就是在向天下昭示天命，所以能「鎮服四海」。

此外，舉行「封禪大典」，必要有雄厚的財力，從而彰顯宋朝的富庶與強大，如此則遼人不敢輕易生事，於宋朝而言，是所謂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。所以我們可以把其理解為一種心理戰，即在意識上、在文化上、在合法性上，占據絕對優勢。

於是宋真宗採納了王欽若的建議，先於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泰山，又於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，亦即「東封西祀」。不過在王欽若這邊，所謂「鎮服四海」的考量只是託辭，不過是先造「假想敵」，再上「平戎策」，讓自己也有一席用武之地。

至於「東封西祀」是否對遼人產生了「鎮服」效應，大抵是無從考證了，但是在北宋內部卻成了一段聚訟紛紜的公案。原因除了花錢太多之外，主要因宋真宗每以「天書降世」為說，玄乎其玄，於是引來質疑：「天何言哉，豈有書也！」

那麼寇準對天書持何種態度呢？史料中有這樣的記載：「始不信天書者準也。」也就是說，寇準在最初是非常不相信天書之說的。還有一段記載，也很說明問題：「天書封祀」活動中，除了王欽若，丁謂也是積極參與者。丁謂為玉清昭應宮使時，每遇醮祭，都要上奏有仙鶴盤舞於廡殿之上。在記錄宋真宗「東封」之典時，也處處不忘仙鶴，仙鶴飛舞於上、仙鶴迎舞於前云云。丁謂祖上出過一位著名的修道人——丁令威，丁令威就是化鶴而去，不知丁謂動輒上奏仙鶴來翔，是否亦有附會之意。總之，這些關於仙鶴的奏報令寇準煩不勝煩。

一天，寇準坐在山亭中，有數十隻烏鴉飛鳴而過。寇準笑著對僚屬們說：「使丁謂見之，當目為玄鶴矣！」寇準犀利的幽默讓人叫絕，也讓我們看到寇準不僅於天書不信道，於那些牽強附會的祥瑞之說也頗為反感。

但是到了宋真宗泰山封禪的時候，寇準卻是隨行官員之一。史書中對此並沒有給出更多解釋，也許寇準也認為封禪之事對契丹確實有一定鎮服作用；也許是覺得天書之說事雖荒誕，但也不是天大的事情，沒有必要在這樣的問題上與皇帝死磕。

總之，不管基於何種考量，寇準在親歷了這場本朝最大的盛典後，按例升遷，遂於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，從陝州調到了大名府，且不管寇準心中對天書作何感想，從這時起，他的命運似乎與「天書封祀」有了一種微妙的關聯。他在此後人生中的每一次大的變動，似乎都與「天書封祀」有關，譬如五年後，身在大名府的寇準，因為又一場煙霞繚繞、香霧氤氳的盛典，重回京都。

那一年是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，寇準接到調令，將以權東京留守之職回京，原因是次年正月，宋真宗要去亳州太清宮祭老子。而所謂權東京留守，就是皇帝不在京城時，由寇準負責京城軍政、治安等一切事務，可見此時宋真宗心中所謂「城下之盟」、「孤注一擲」的陰影正在消退。半年後，又因為樞密使王欽若被罷免，加之宰相王旦的力薦，兵部尚書寇準被任命為樞密使、同平章事，重新回到朝廷權力中心。

* * *

不過寇準雖然於大中祥符七年重回朝廷權力中心，但此間情形卻與景德年間的榮寵無限全然不同了。想來，人生不會總是處在高光時刻，起落沉伏的坎坷才是人生最為平常的軌跡。已經走過大半個人生的寇準，在朝堂上，他是天子可以依重的社稷之臣，但是在人生之路上，仍有著諸多的看不清、放不下、捨不得，等著他去一一經歷、一一參透。（未完待續）

STRIPPED PIXEL/ADOBE STOCK



▲ 大中祥符元年（公元1008年）十月，宋真宗採納王欽若的建議封泰山。



公有領域

▲ 隨著王欽若讒言效應的衰退，宋真宗將寇準調回京城。



網絡圖片

▲ 在宰相王旦的力薦下，寇準被任命為樞密使。

大中祥符七年（公元1014年），宋真宗去亳州太清宮祭老子。▼

示意圖：ANGELIKA BENTIN/ADOBE STOCK



公有領域



▲ 寇準雖然重回朝廷權力中心，但在人生路上，仍有著諸多事情有待他去一一參透。

公有領域



▲ 丁謂動輒上奏仙鶴來翔，令寇準煩不勝煩，一次見到烏鴉飛過，對僚屬們笑稱：「使丁謂見之，當目為玄鶴矣！」